



讀石齋聽雨集

吳震著

读石斋听雨集

吴震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石斋听雨集/吴震著.—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6.12

ISBN 7-5404-3847-9

I . 读... II . 吴 III .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64689号

读石斋听雨集

吴 震 著

责任编辑：欧阳强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址：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东方速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

200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7

字数：200,000千字 印数：1-10,000

ISBN 7-5404-3847-9

I·2354 定价：23.00元

本社邮购电话：0731-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自序

几年前，我出过一个集子，叫做《琢磨事与琢磨人》。现在呈现在您面前的《读石斋听雨集》是自那之后发表在各级报刊的散文随笔的结集，其中还收录了几篇以前写的书序。我想简单说说自己写下这些文字的初衷以及两个集子的不同。

西方哲人已经说过“我思故我在”，所以我就只能说“我在故我思”了。但不管怎么说，“我在”的“在”就是存在的意思，就是活着的意思，就是生的意思。按如今最前卫对生的界定，我们也可以把“我在”的“在”理解为脑壳还管用。

不论是如笛卡尔一般的哲人，还是像我一样的普通人，只要脑壳还管用，生活周遭诸多事情——大的小的，远的近的，悲的喜的，简单的复杂的，专业的非专业的，与自己相关的不相关的……都会引发自己的思考。哲人的思考可能会专注于某些特定的领域或者是以独特的视角去分析观察整个



世界，他们的思考系统而有深度。因为他们是思想家，所以他们的思想能焕发出光芒，足以照亮人们的心灵世界。此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我没有练过瑜珈，更不懂打禅，每遇触动心灵之人事，我的脑壳也习惯细琢慢磨。所以，我觉得就脑壳的功能而言，哲人和普通人几乎是一致的。只是作为普通人，我对生活的思考、感悟、理解便难免琐碎，难免肤浅。这个过程不可能有光芒，仅仅是偶尔闪现顽石摩擦出来的极不显眼的火花。我笨拙而努力地擦出这点点火花，真的完全属于个人偏好，仅仅是想让自己心里亮堂一些，根本无意引人注目。但是，我得承认，当自己用文字把对生活的感悟记录下来在报刊发表之后，也颇有几分得意。不为别的，您还记得马斯洛说过人都有交际的基本需求么？读书写作于我既是一个放松休闲的法子，同时也是一个与熟悉的不熟悉的朋友真诚地交流思想的重要方式。您翻开这本《读石斋听雨集》一定能认同我的这个说法。

这本《读石斋听雨集》跟早几年出的《琢磨事与琢磨人》相比有些什么不同呢？我自己对照了一下，觉得有这么几点应该向读者作些说明。

一是，较诸《琢磨事与琢磨人》，今天这本《读石斋听雨集》的文章话题似乎更加宽泛一些。因为这些年能够引起我思考的事情更多了，不再局限于令人拍案而起的一类了。并非有意回避，而是当一个人有了经历的不同，多迈过几个年龄的坎儿，眼睛真的更容易“散光”。曾经很偶然地得知有人在互联网上评论我的《琢磨事与琢磨人》时认为那个册子的价值都在前半本。那是我的杂文集子，按文章发表时间先后

编排的。网友的这个鼓励或者说批评是很令我欣喜而又无奈的。因此今天向读者介绍《读石斋听雨集》便很有些心虚。一晃又是数年，生怕这本新书让您更加失望。

二是，写作《读石斋听雨集》时，我尽可能把自己摆进去，尽可能削减“指点”的色彩，尽可能学会用叙事的方式来表达对生活的认知。但是，好为人师乃人之通病，我的主观努力未必能够化为文字的真实。对我写作始终非常关注的盲童先生在充分肯定《读石斋听雨集》在叙事方式的运用上取得突破的同时，就多次非常确定地认为文章里头很多议论依然是硬伤。他问我，你为何舍不得那些你自鸣得意而我十分讨厌且读者未必喜欢的说教呢？我无言以对。心里竟有些不服：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思，“思”是我的“特点”，“思”是我的“风格”啊。

三是，我在写《读石斋听雨集》时，总想比以前写得更舒展自由一些，总想跳出《琢磨事与琢磨人》的局促与窘迫。更舒展自由是肯定的，但随之而来的是每篇都略显拖沓，有些唠叨的味道。把文章编成集子时倒是不太现形，可当初还真为难了报刊极友善而又极原则的编辑，为难了十分热心而又耐性有限的读者。

如果您对这本小书还真有点好奇心，您现在就不妨随意翻翻。开卷未必有益，但我应该真诚地感谢您的宽容接纳，并热忱地期待着您的批评指正。

2006年10月31日

目 录

自 序	1	1
-----------	---	---

第一辑 自信人生两百年

关于朋友	2
人生的意境	6
认识自己	10
人生目标	14
战胜自卑	19
附一：我演讲屡战屡败	22
附二：不会打牌	24
敬畏生命	26
何为幸福	31





细节的意义	36
我为我歌	41
附：秋天的故事	45
珍惜缘分	48
知识与智慧	52
经历与智慧	56
心中的菜园	60
附：突石村的江西婆娘	65
自信人生两百年	68

第二辑 橫看成岭侧成峰

2

关于势利	73
横看成岭侧成峰	77
附：关于“作风民主”	80
结果与过程	83
官声与民望	87
理发、洗脚与文化	90
真实的身体	94
精神可嘉	99
俗不可耐与俗得可爱	104
爱国，并不遥远	109
谈意气	113
补记	116
荣辱观与人生幸福	118

花炮的魔力	124
补记	128
倾诉是一种能力	130

第三辑 心安读石听冬雨

书信的失落	136
对联不朽	140
附一： 伏家芬先生《三甲书屋联话》第六小节 《胡耀邦爱书林则徐自警联》.....	143
附二： 陈立良先生《致吴震》.....	144
知青桥及其他	145
永远的《诗经》.....	150
葫芦居士的宝葫芦	154
胡遥和他的亦得书屋	158
读石斋里听冬雨	163
补记	167
附： 罗传学先生《致吴震》.....	169
风景这边独好	170
此情何堪成追忆	175
附： 孩子， 你懂吗	179
朋友周公	181
附： 农家躲雨记	185





第四辑 鸳鸯绣了从教看

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

- 《发现美的眼睛》序言 188

附：挡不住的诱惑

- 《文学的诱惑》跋 191

利剑与坚盾

- 《剑盾》序言 194

蕴于琐屑、鄙俗之中的精美

- 《追问一棵树》跋 198

诗心诗人

- 《古溪新韵》序言 202

小人物与大社会

- 《小人物大社会》序言 206

- 后 记 211

第一辑

自信人生两百年



关于朋友

2

朋友不在乎多，而在乎真。朋友遍天下，那是场合上说着眼的。一则不可能；二则就算可能，遍天下都是朋友，那朋友也就不值钱了，物以稀为贵，人也不例外。有些人见一次面握一下手换一张名片寒暄几句，就互称朋友。我以为这朋友得打引号，是属外交术语性质的“朋友”，可信度有限。一同事常称C城某某是其朋友，有一次我恰好出差C城，工作接触中提及我这位同事时，“朋友”愕然，说不认识我这位同事。不认识也能称朋友，我算是理解了“陌生朋友”是咋回事。纵是一见钟情，纵是相识恨晚，友谊也得历经时间的考验啊。当然也不是天天见面热乎劲十足就是朋友。单位那么多同事天天见面未见得都是朋友。有些人隔三差五就吆喝“好久没有聚一聚了”，饭局上觥筹交错亲密无间得不认朋友还真不行，待散得席来转过身就在别个面前贬“朋友”贬得苦大仇深。我对“聚一聚”的倡议向来缺乏响应的热情，就

因为我对靠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或大通宵玩牌培育维系的友谊信心不足。在我看来，酒也可以喝，肉也可以吃，牌也可以玩，但仅止于喝酒吃肉玩牌，全不关涉朋友之道。“同门谓之朋，同道谓之友”，古人说法过时了，志同道合、同心同德也未必真能做到，但朋友至少可以说是用真心真情交出来的，彼此之间当能不设防地掏不少心窝里的话。面对一见面就喊朋友者，面对酒酣耳热之际才够“朋友”者，你能不设防地掏心里话么？或许你能，但我真的做不到，所以我得老实承认我的朋友不多。“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人至察则无徒，哲人之语说得未免有些孤愤。我无太多朋友可炫耀，我因拥有若干朋友而不觉孤独，我的看法是朋友不在乎多，而在乎真。

朋友不是兄弟。现在有以兄弟替代朋友之时尚，“这是我兄弟”“那是我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似乎兄弟就是朋友，兄弟比朋友还朋友。对此新潮，我不敢趋同。兄弟的概念最核心的内涵是宗亲血脉，朋友之间最讲求的是心性相通。俗话说一娘生九子，连娘十条心，纵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未必就能成心性相通的朋友。当然在宗族文化底蕴特深厚的土壤上，兄弟情谊的牢靠要比友谊坚固。但也未必。当年刘邦项羽是喝血酒结交的兄弟，后来，项羽以杀刘邦的老爹相要挟逼其交战，不料刘邦竟说：我们既曾约为兄弟，那么我的父亲便是你的父亲；既然你要杀你父亲，那就希望能分我一杯羹！因为维系手足之情的是先天的神秘的宗法魔力或是凭藉赌咒发誓而形成的外在约束力，因非自觉自愿而打一些折扣是情理中事，所以有人不念手足之情，有人言犹在耳忠已忘心。而朋友情谊的生成全在于同声相应，同气相投，心心相印，是主动式，非被动型，先天的魔力外在的约束力不起

丝毫作用，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兄弟可成朋友，但朋友不是兄弟。朋友之间要靠宗法魔力或赌咒发誓来稳固情谊，这朋友就不是真朋友了。您睁眼瞧瞧，那些人前人后称兄道弟者有几个真够朋友，是真朋友的又有谁总是兄弟长兄弟短的让人听起来心里酸不溜丢？

我的经历很平直，我的生活特平常，于朋友之间的同甘共苦、患难见真情体察不深。但平常人生也有欢乐有烦恼，我的体会是朋友可以同欢乐共烦恼。很多时候你有什么小的成功或有些许得意你都只能偷着乐。似乎你一成功你一得意你一快乐，周边许多相关不相关的人就失败了就失意了就高兴不起来了。这个问题唐朝时候韩愈就有察觉，他常在一些场合称颂某某杰出了不起，结果发现大家听了多半都不高兴，“强者怒于言，懦者怒于色”。容得别人说你好话的能跟你分享成功喜悦的除了至爱的亲人就只剩下真正的朋友。有一回深更半夜朋友打电话过来，我以为有什么急事，原来是他白天下乡于不经意间听人说了我一些好话，一回到家里便忍不住要“及时传达”。从其朗朗笑声中让人觉得似乎人家褒奖的不是我而是他，我甚至还能想像出他当时有几份滑稽有几份得意的神情。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不如意咋办？有些苦楚是真的不便与外人道，甚至不忍心对亲人言，当此时之能跟自己一道让痛苦消融大半的人也只能是真正的朋友。记得若干年前某君改行调到新地方工作，一时没办法适应新环境新岗位，心里郁闷得很。总有半年吧，我们几个朋友都郁闷得很，心里头怪怪的极不是滋味，想从这种莫名其妙的心境中逃离出来都无路可逃。他经常传声寄信要我们去看他，他又不讲社交文明想打电话就打电话，他甚至会突然间从外地赶

回来破门而入十足的不速之客还赖着不肯走。待其“入乡随俗”进入角色之后，他竟说当初要是没有我们几个朋友的理解支持，简直不能想像自己能在新单位伸直腰来。看着他一脸写满的真诚，我竟有些觉得我们的友情还真有几份崇高！

是不是朋友，还有一条验证的标准，这就是朋友之间说直话。领导谈话讲究艺术，同事谈心碍着面子，下属建议转弯抹角，亲人沟通难脱私情。朋友不同，是则是，非则非，好就好，差就差，一张乌鸦嘴，可以“扯直角”。不敢跟我讲直话的非吾友也，不能听我讲直话的亦非吾友也。有一次我一个有关工作的“锦囊妙计”被朋友获悉，其时大伙儿的赞誉之辞已经让我很有点晕晕乎不辨南北东西了，而局外的朋友却条陈一二三四，一瓢冷水把我的“锦囊妙计”破得一无是处。后来反省检视，还多亏听了朋友诤言而未至于在这件事情上出乖露丑。再往前想，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说。我在一单位干得好好的，忽一日朋友轻言细语地跟我说：你该跳出去了。我为什么要跳出去？朋友说：你在这里不愉快。本来没有什么不愉快，一听此言还真感到有些不愉快。“你不跳吗？我要是你，早就跳了！”我不能说当初跳槽是否明智，但这次并不轻松的抉择至少使自己人生的年轮又多了几个色彩印痕都深了许多的圈圈。朋友之间不只讲直话，朋友之间还可以互相砥砺呢。我永远感激我所有的朋友。

2003年7月21日

人生的意境

意境的本意是指文学作品通过形象表现出来的境界和情调。称得上意境的境界、情调当然不是一般的境界、情调，而应该是极优美极迷人极富感染力的境界与情调，历朝历代的诗词歌赋戏曲小说中那些让千载之后的读者仍齿颊生香的句子、章节便是意境，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类。

文学反映生活，意境也就来自于生活。因此，意境不应该是一个文艺理论中的专用术语，它不只存活于高于生活的文学作品之中，鲜活的现实生活里同样有极优美极迷人极富感染力的意境。时髦小青年谈爱讲情调；美食家就餐吃氛围；醉翁之意不在酒；从前有货郎担子乐意赔本赚吆喝；前不久我还亲耳听一位有些仙风道骨的老者在河边热情勉励垂钓的新手：“有如此悟性，若能持之以恒，不出三年即可进入钓鱼之境界！”罗丹说“生活中不是缺乏美，而是缺少发现”。在我看来，已经发现和等待发现的生活中的美都是意境。

人生的意境与功利水火不容。无论做什么事，一旦掺入功利目的，你就得拿出一些心思来考虑“产出”，你就不可能再全身心地“投入”了。文学作品中的意境以通俗的说法叫做情景交融，生活中的意境按照我的想法就是人事合一，就是物我两忘，就是忘乎所以的执着。所以我能理解楼上钓鱼迷老张日出乘兴而去日落无功而返时的一脸灿烂，我还相信他之所以谓“钓鱼之乐不在吃鱼”不只是实情，而且是哲理。待人接物时时算计所交之人有不有用，读书求学总想着“颜如玉、黄金屋”，著书立说满脑子洛阳纸贵，唱歌跳舞常思量走穴赚钱，身在仕途老觊觎“加官进爵”，你想这当中还有美感、情调、意境可言么？人到无求品自高，此话真够得上是至理名言，这个“品”就是人生的意境。某地有一个喜欢文艺的圈子，我跟圈内几位挺熟，得知其中的一些情形。本来大家都各有天分各有所成，可惜后来竟至互相攻讦，搞声乐的说编舞蹈的私收门徒要高价，排舞蹈的骂画油画的沽名钓誉买奖项，画油画的贬写散文的吹牛拍马人品差……偶尔臭臭人家的牌尚可理解，停下手头活计把才情智慧都用去诋毁同人就很有些匪夷所思了。其实彼此并无宿怨，都只为把名和利看得太重了。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此等乐事一旦沾惹名利尚伤大雅，遑论其它？

其实我们无论做什么事，这事情本身很难说是雅是俗是乐是苦，雅俗苦乐最主要的还取决于做事者的自我感觉。悲天悯人乃人之善性，只是我们未可过于主观地认定人家是黄连树下吹喇叭。盲人阿炳在锡惠山上操弄二胡，以常人眼睛去看自然是无可奈何的苦中作乐，对民间艺术家华彦钧来说全神贯注满腔激情地拉《二泉映月》则可能正是其人生之境